

■特别推荐



“我们小时候……”长辈对孩子如是说。接下去，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，他们小时候不敢怎样，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，他们小时候梦想什么……翻开这套书，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。老照片已经泛黄，或者折了角，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，折射一个时代。

会唱歌的火炉

■迟子建

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安岭度过的。那里一进入九月，大地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，雪花会袅袅飘向山林、河流，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。

冬天一到，火炉就被点燃了。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，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。一直到次年的五月，春天姗姗来临，火炉才能熄灭。

火炉是要吞吃柴火的，所以一到寒假，我们就得跟着大人上山拉柴火。

拉柴火的工具主要有两种：手推车和爬犁。手推车是橡皮轮子的，体积大，既能走土路装载又多，所以多数人家都用它。爬犁呢，它是靠滑雪板行进的，所以只有在雪路上它才能畅快地走，一遇土路它的腿脚就不灵便了，而且它装载少又走得慢，所以用它的人很零星。

我家的手推车是二手货，有些破旧，看上去就像一个辛劳过度的人，满面疲惫的样子。它的车胎常常慢撒气，所以我们拉柴火时，就得带着一个气管子，给它打气。否则你装了满满一车柴火要回家时，它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的人蹲在地上，无精打采的，你怎么能指望它帮你把柴火运出山呢！

我们家拉柴火，都是由父亲领着的。姐姐是个干活实在的孩子，所以父亲每次都要带着她。弟弟呢，那时虽然他就八九岁的光景，但父亲为了让他养成爱劳动的习惯，时不时也把他带着。他穿得厚厚的跟着我们，看上去就像一头小熊。我们通常是吃过早饭就出发。我们三个推着空车上山，父亲抽着烟跟在我们身后。冬日的阳光映照到雪地上，格外刺眼，我常常被晃得睁不开眼睛。父亲生性乐观，很风趣。他常在雪路上唱歌，打口哨。他的歌声有时会把树上的鸟给惊飞了。我们拉的柴火，基本上是那些被风吹倒的树木。它们已经半干了，没有利用价值，最适宜当柴火。那些生长着的鲜树，比如落叶松、白桦、樟子松，是绝对不能砍伐的。可伐的树，我记得有枝桠纵横的柞

树和青色的水冬瓜树。父亲是个爱树的人。他从来不伐鲜树，所以我们家拉柴火是镇上最本分的人家。为了这，我们就比别人家要费劲些，回来得也会晚些。倒木是有限的，它们被积雪覆盖着，很难被发现。我最乐意做的，就是在深山里寻找倒木。寻着寻着，听见啄木鸟笃笃地在吃树缝中的虫子，我就会停下来看啄木鸟。要是看见了一只白兔奔跑而过，我又会停下来看它留下的足迹。由于玩的心思占了上风，所以我找到倒木的机会并不多。往往在我游山逛景的时候，父亲的喊声会传来。他吆喝我过去，说是找到了柴火，我就寻着锯声走过去。父亲用锯把倒木锯成几截，粗的由他扛出去，细的由我和姐姐扛出去。把倒木扛到放置手推车的路上，总要有一段距离。有的时候我扛累了，支持不住了，就一耸肩把倒木丢在地上，对父亲大声抗议：“我扛不动！”那语气带着几分委屈。姐姐呢，即使那倒木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，走得直摇晃，她也咬牙坚持着把它运到路面上。所以成年以后，她常抱怨，她之所以个子矮，完全是因为小的时候扛木头给压的。言下之意，我比她长得高，是由于偷懒的缘故。为此，有时我会觉得愧疚。



走在铁轨上

■郁雨君

很多年以前，一个男孩走在铁轨上。

男孩家那几间矮矮的平房，离铁轨很近。火车开过，男孩的床就一阵阵摇晃，像地震一样。十几岁的男孩有时会在黑夜里，在摇晃中突然睁开眼睛，很重大地思索将来。听着火车车轮咯哒咯哒碾过铁轨的声音，听着在夜空中显得无比清远的汽笛，男孩一阵阵激动，好像自己上了火车，正驶向某一个还不甚清晰的神秘的地方。男孩知道，自己肯定不会一辈子住在这几间旧平房里，他的未来在远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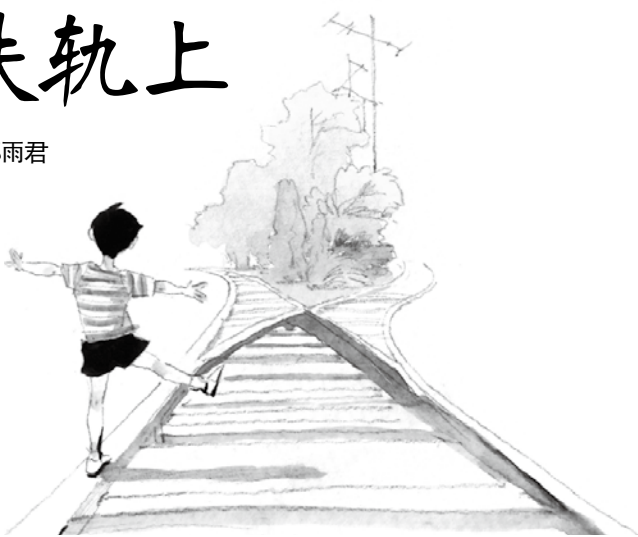
在木板床上咯吱咯吱地翻身，男孩的脑子转啊转：这一列火车会开到哪里去？会开到深山老林里去吗？会开到冰天雪地里去吗？会开到北京、广州还是乌鲁木齐？乌鲁木齐有多远啊，远在天边吗？

那时，城市里流行着一部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。男孩和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男孩一样，整天哼着电影里的歌：“阿巴拉布，哦，到处流浪……”放学后，沿着铁轨，一路滚着铁环，一路哼着“阿巴拉布，哦，到处流浪”，一路小跑回家。滚铁环是当时男孩们的游戏，用一根长铁钩一路有技巧地拨着铁环向前推进。

男孩是滚铁环的好手。圆圆的铁环滚动在窄窄的铁轨上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很少掉下来。男孩拨着这个“小轮子”欢快地前行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司机，坐在火车头里，驾着长长的一列火车，去往一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。远方，红红的夕阳就挂在树梢。

有时，远远地听到火车声，男孩灵巧地一跳，跳到铁轨边的菜地里。火车呼啸而来，呼呼生风，刮起了男孩的头发和衣襟。男孩看不清车厢里一张张一闪而过的脸，心中只掠过一阵模模糊糊的激动。

上学，放学，男孩无数次走在铁轨上。他多么熟悉每一根枕木，每一块基石。他可以闭着眼睛，在一根根枕木上疾步如飞。铁轨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早上的太阳送走他，傍晚的太阳迎向他。铁轨铮铮发亮，无限地向前延展。男孩张开双臂，学着飞机超低空飞行的样子，嘴里呜呜叫



着，孤单而欢腾地向前飞奔。

长大后，男孩考取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地理系。毕业后，来到一所郊县的古老中学做老师。他无数次地回想起一个男孩走在铁轨上的场景，好像自己就是这样长大的。走在铁轨上，心里装满梦想和激情，向前健步如飞。

他一直住在这座城市里，很少出门，最远到过海南岛。

身为地理老师的他说：“我到过‘天涯’和‘海角’了。”

底下坐着的一个女学生不以为然。三毛的妙笔生花，让她目眩神迷地向往远方，向往一直走到整个世界的天涯。她留长发，喝凉水，赤脚穿跑鞋……她跑去问他撒哈拉沙漠、加纳利群岛、古斯、玻利维亚等一大串地名，求他讲得越详细越好，包括去的路线和航班，仿佛已经下了最坚定的决心，出发的日子指日可待。

他一个个讲给我听，尽他所能和所知。

有的地方他说：“我也不大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回去替你查查。航班和路线，我不知道。你那么急着要出发吗？”

“大概，会很可能……很快的。”女学生的心里有点七上八下，检讨着自己把航向定得太不可知，“不过，沙漠是一定要去的！”

想到三毛坐在汽车轮胎做成的圈椅里，像个印第安女王，女生就渴望得要命。

“一个人，在内心里也可以走遍天涯。”他半靠在讲台上，地球仪在手边，轻轻一拨，整个地球就在他手心里转来转去。

我当然没有去成撒哈拉，希望的可能性实在渺茫。那个走在铁轨上的男孩，那个长大后做了地理老师的男孩，他讲的那句话却一直留在我心里：

一个人，在内心里也可以走遍天涯。

摘自“我们小时候”丛书，明天出版社出版